

· 这是一部会让人想起故乡和母亲的书 ·

清风三叹

曹乃谦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清风三叹

曹乃谦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风三叹 / 曹乃谦著. —北京 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
ISBN 978-7-02-013273-7

I. ①清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散文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07391 号

责任编辑 付如初 马林霄萝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5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125 插页 9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273-7

定 价 3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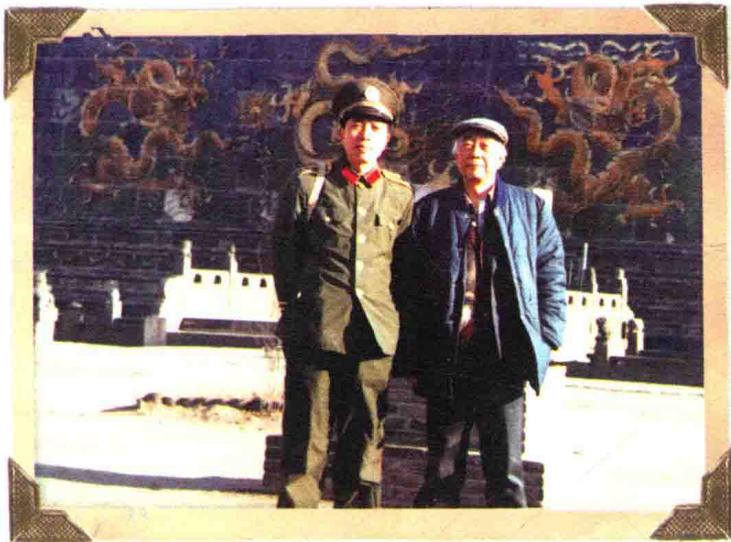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

1964年秋天，雎阁考入山西公安学校。临走前，我俩到照相馆合影留念。当时他比我高半头，一年后我比他高半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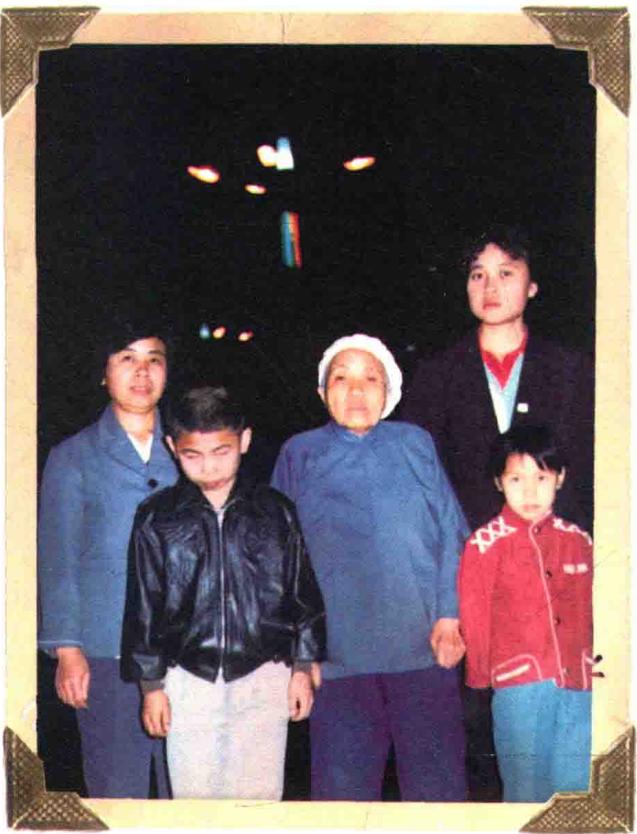
1971年冬季，我在铁匠房工作时，与昝贵（左）和段连进合影。当时我们都未婚



1986年，与汪老在大同的九龙壁合影



1988年2月，我与老周接受了写《大同公安史》的任务后，到武汉市公安局取经。
图为游汉阳古琴台



1989年秋天，大同地震。防震那几天，我带母亲、玉玉、军军、二子他们到西门外拍夜景。最高的女孩是改蛋（二表姐的二女儿）



2000年4月，外孙女陈安妮出生。图为我的老母亲抱着安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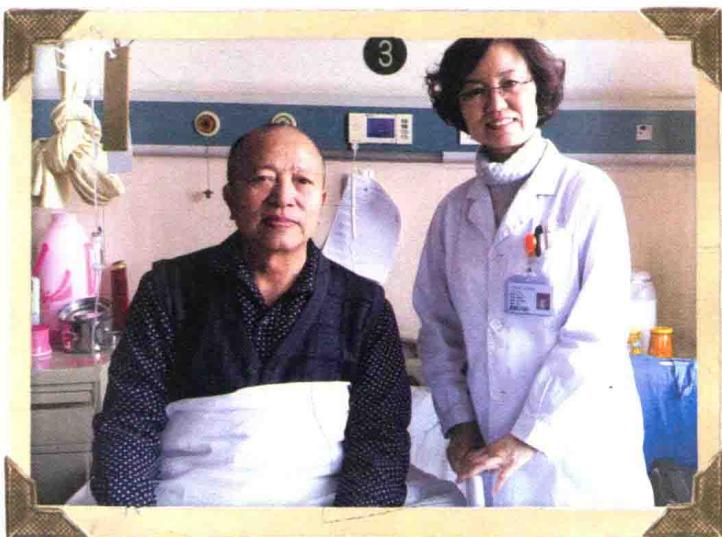
表妹丽丽请我和母亲到新家吃饺子，我喝多了，眼睛红红的。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合影



表嫂和冬儿。表嫂原来很苗条，后来从内蒙古调回大同，又有了正式工作，慢慢地就富态起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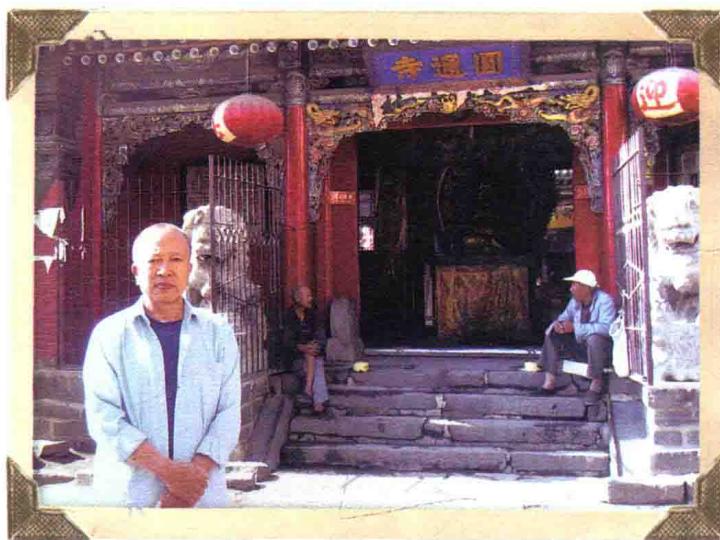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得病期间我们搀她到西门外广场散心，
可她的表情还是很恐慌的样子



写本书的后记时，我又发作了脑血栓，闫老师女儿闫莉到病房探视我。我一有病，就先给她打电话



岳母一家：（右起）大哥、大姐、二哥、岳母、二姐、四女儿、三姐。二姐是我的文学导师，她教导我说，写生活写自己。她还说，故事淡忘之后，有些细节往往让人永远留在记忆中



重建后的圆通寺。我九岁时，我们家搬进
这里住

序 母亲就是故乡

陈文芬

曹乃谦终于完成大作“母亲三部曲”:《流水四韵》《同声四调》《清风三叹》。

乃谦常常与我跟悦然联系。陆续写书,他就寄来,我一本本看。头两本《流水四韵》《同声四调》,读了十分的诧异,竟然有狄更斯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那种古典英国文学缓缓悠悠的味道。我忍不住写信告诉乃谦说,简直写得跟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一样好。随后我写《同声四调》序文,没来得及提出这个看法。

我留意到乃谦写《母亲》,选择了跟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》完全不同的语言技巧。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》极简微型,一个篇章能说完一个人物的一生,一个字不浪费,每个篇幅的艺术张力极大,经常踩到故事的地雷,情感就爆炸了。像初次听闻斯达文斯基的音乐,音符有欢愉也必须享受艺术的痛苦。《母亲》文字朴雅日常,故事细水长流。我猜,这

个语言艺术的启发可能跟他常年阅读曹雪芹先生的《红楼梦》有关系。

我们头一次知道乃谦能把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写成这样纯洁的语言,是在2005年秋天,悦然跟我在乃谦的家里订婚。当时是给了他一个惊喜,有李锐、蒋韵在场。以后他给香港《明报月刊》写了一篇文章《好日子》,说这个事。悦然读了说,噢,一种很天真的、孩子气的写法,那也是只有真心纯洁的人才能写出的文字。

读过头两本书我常常想,有这样的语言艺术作为基础的《母亲》,其实是寻常百姓家的贾母与宝玉。而百姓家的寻常故事,我们却越来越不容易知道了。写实主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

读到第三部《清风三叹》这个完结篇,我不由地想起鲁迅的《故乡》。

鲁迅是现代文学中的巨人,所有鲁迅作品,马悦然最欣赏《故乡》。他认为那是鲁迅作品当中最为至情至性、也最为伤感的一篇作品。

故事读者耳熟能详,几乎不需要重述。

少年时代的朋友闰土来探望返乡的主人翁。年轻的闰土,像个小神仙一般地无所不能,是一部小百科全书,认识生活周遭所有的东西,夏天能在金色沙土刺一只獾,冬天可在雪地猎到罕见的鸟儿。此刻再见到闰土,闰土表现得谦卑怯弱,唤他“老爷”。迅哥的后辈宏儿,闰土的儿子水生,他们一见面就一起出去玩。主人翁(应该是鲁迅自己)眼看着他们,心里想着是一种希望,也许将来的后生能够在多年以后见